後漢書補注

後漢書補注卷十八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劉昆　注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倫

齊魯韓毛何焯曰顧炎武云衍一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博士非十四矣百詩云參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詩三家齊魯韓氏應氏漢官儀並同　委它委它即委蛇也它音徒河反　圜橋門鄭氏詩箋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孔穎達曰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故得圜門觀之也　匈奴亦遣子入學樊準傳曰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　倚席不講注見樊準傳

員各十人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初治博士而無弟子後治弟子十五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五千人與博士習禮儀胡廣漢官儀解詁曰順帝時學生二百人

爲古文篆隸三體趙明誠曰稱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載之二千餘

兩風俗通曰載素簡紙凡二千兩注說文曰幐囊也說文曰幐囊也今驗官三斛爲一幐一作帣居倦反復弃其半
風俗通曰於道過雨分半投棄莫不泯盡焉自初光武以下至此皆見應劭風俗通也劉昆論衡作琨少習容禮悳學士曰古者
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嚳三年殷容臺說者以爲夏桀之時容臺振之言震
益人而無禮天必弃之故曰振而和容主對容之官晉羊舌大夫之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
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隨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爲容後
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子孫相傳以爲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
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及其敝也衆辟雅拜詭衆立異裘衣大袑舒緩養
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埽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
大行人以之同邦國親諸侯撫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所病未能者不可以不學也季孫之
喪哀公往弔曾子子貢入廄修容閽人辟之鄉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蓋有德必有
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
盡備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戴賓前書施讎授張禹禹授戴崇子平賓蓋崇之後也雅琴劉向別錄曰龍氏雅琴百六篇師氏八篇
趙氏七篇劉歆七畧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淸角雅琴中有少宮淸角諸聲也管子曰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許慎淮南子注曰
淸角絃急其聲淸也王充曰白雪與淸角同曲而異名淸角木音也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東觀記曰以素木刳瓠葉爲俎豆以
射菟首歌菟首之詩以爲節也瓠葉言菟首者三家詩有與同也偶然耳論衡以爲光武之言與此異子軼東觀記儒林傳作軼字君文
爲太子中庶子東觀記曰以中庶子入侍講注丹孫愐曰注又音哇觟陽鴻觟孫愐音圭從魚圭敎授

詣生華陽國志曰安弟子杜微何宗杜瓊皆名士至卿佐稱疾不就高士傳曰安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遵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曾遭傳數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弁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曰任徵君云州牧劉焉表薦之益部耆舊傳曰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龜宜處弼疵之輔以消非常之咎元纁之禮所宜招命受梁丘易經典序錄曰傳孟氏易說經鏗鏗東觀記曰政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僠音番政乃肉袒案東觀記時升為太常丞乞楊生師穀梁傳曰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案注氣當作气气匄也把臂責之東觀記曰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臥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戲語言不憚政因把武臂責之字仲彧經典序錄彧作奇注名勝據博物志也三家皆立博士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孫堅曰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傳古文尚書前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謂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亂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歐陽歙歐陽氏譜曰歐陽歙字子敬生三子曰容曰逃曰與同受業於伏生容為博士生子曰巨巨生遠遠生高高生仲仁仲仁生地餘地餘生政政生歙歐陽修曰漢氏以歙為和伯八世孫今譜無生而有容疑漢世所謂歐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表為適八世皆為博士東觀記曰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傳至

於歙七世皆爲博士與傳異也政稱異迹東觀記曰吏民從化守闕王幼學曰守去聲讀也髡剔王幼學曰自爲刑人狀以示必獲罪也大人因髡小兒因髡鬚及身毛因剔爲獲傳因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禮震孫樞曰禮姓左傳有衛大夫禮孔棟案論衡有會稽都尉禮文伯後遷東萊太守

門徒三千人拾遺記曰曾家貲巨億學徒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莽難既喪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歸于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曾師祠及亂世家家焚毀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坐墾田不實免案東觀記云長建武中實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傳略不載也俗號爲牟氏章句何焯曰不足以自名家故云俗號爲牟氏也

復徵爲中散大夫案東觀記建武十四年徵也

張馴馴一作訓古文通甚見納異謝承書曰馴儒雅後進有智慧也

後受古文陸德明案漢記敘本傳以爲孔壁所藏古文陳洪範消災之術伏生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御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伐既侵六極其下散疏引此傳曰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所徵禍尊害見續漢書也五行傳又曰維五位復建辟厥沴鄭氏注曰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逆其位復立之者明其變異則改過以共禦之又必齋肅祭祀以攘其神則凶咎除矣

其中多近鄙別字袁宏紀歆數稱曰其中多近語以字取類何焯曰如以劉爲卯金刀貨泉爲白水眞人皆別字之類也

夜分不寢分半也東觀記曰每相遇與談常屏案不食晝則至暝夜則寢

𥄎虎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敏坐繫免官 續漢書載敏為長陵令以贓倉浦三所自免與此異也 瘖聾 穀梁傳曰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安溪李毅學曰闇猶瘖也 父揚少孤微 何焯曰周紀傳云自總曾祖父揚至殷孫恂六世知名則揚亦當顯名史歿之耳 字仲和 連叢子作子和 毛詩 閻若璩曰此毛字疑衍安國未聞受毛詩當是魯詩之訛不然或孔僖以上有別受毛詩因傳安國古文尚書因連類以及之耶 子建 連叢子曰子建生子仁子仁生子豐子豐生子和子和子建以下皆字也傳遺其名 發書 發袁宏紀作廢發讀為廢也 劉歆

曰畫龍古語皆云畫虎 王懋曰章懷避唐諱非誤也 儳和 曲禮曰長者不及無儳言鄭氏曰儳猶暫也非類雜廁偕相與言而郁雜錯其說故云儳和案袁宏紀作遜和也 受訊 胡三省曰受訊謂受鞫問也 天下所具也 胡三省曰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袁宏紀曰天下所共見也 因自陳謝 連叢子曰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微才非幹時行非絕倫托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欲臣闔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聖闕里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 冬拜臨晉令 連叢子曰其年十二月 卒官 連叢子曰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暨叢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疾不瘳 並十餘歲 連叢子曰長彥年十有二季彥年十歲 遂留華陰 連叢子曰汝南許君然遣其宅勸使歸鄉奉車二乘曰以孫從祖於禮為得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 長彥好

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 連叢子曰長彥頗隨時為今學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孔大夫昱謂季彥曰今朝廷以下四

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
也棟謂以圖讖說經謂之章句內學何休之于公羊鄭元之于三禮是也光武信圖讖故四
海之內皆爲內學方術傳曰光武信讖士之赴趣時宜者皆爭談之自
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貢異數不乏於時章懷註曰其事祕密故稱內
門徒數百人連叢子曰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
講論皆可憐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
如斗連叢子曰永初二年案續志永初二年延光元年皆有雨雹事而劉昭據
東觀記尹敏傳有孔季彥對安帝語亦在延光元年則連叢所載爲訛也
舉孝廉
不就連叢子曰下邳長孫子逸爲魯相舉季
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憂遂止于家
年四十七連叢子年四十有九延
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
孔
均世系曰關內侯福生房房
生均字長平前書作鈞
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洪适曰韓勅碑有褒成侯孔
建壽即損也疑損未嘗從封
傳之誤耳碑永壽二年立距永元六十五年棟案肅宗元和二年東巡賜損錢帛
至桓帝永壽二年爲七十二年則建壽非損明矣從封之說范必有據未可非也
子曜韓勅
碑陰
曰曜字仲雅孔氏譜曰
曜爲孔子十九世孫也
子完嗣世系曰完無子以弟
子魏奉議郎羨爲嗣
注崇聖侯魏修孔子廟碑曰黃
初元年命孔子廿一
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注作
崇誤魏志云黃初二年亦誤
注二十七葉孫秉世系曰羨生太常卿黃門侍郎
震震生嶷嶷生豫章太守撫撫
生從事中郎懿懿生朱崇聖
侯鮮鮮生後魏崇聖大夫乘
特徵博士案楊震傳及注震薦明經名士
楊倫五人各從家拜博士也
尚書奏倫
探知密事周禮邦汋鄭衆注曰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府刺
探尚書事韓演坐從兄季朝刺探尚書法車徵是也
扶風杜陵傳古

文尚書林所傳漆書卽孔壁中書也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孫堪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元　李育　何休　服虔

潁容　謝該　許慎　蔡元

是爲毛詩徐堅曰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拜大司農東觀記曰詡以文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包咸孫愐曰包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受業長安謝承書曰咸受業長安王莽末嘗負笈追師右師孫愐曰左傳宋樂大心爲右師其後因官爲謚漢有中郎右師譚署戶曹史張勃吳錄曰太府賁府君行春咸留守其郎君緣樓採雀卵咸責數之曰春月不宜破卵升危非子道也杖之二十又爲其章句何晏論語集解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曰章句者訓解

科段之名包氏周氏說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周氏號不詳何人裴松之以爲周生烈案蔡邕石經已載包周烈魏人未必如裴說也特受賞賜漢南記曰賜劒玦衣服湛弟黯前書匈奴傳曰天鳳二年王莽復遣王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還入塞莽遂恐封黯等教授十餘年拾遺記曰末年十四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荊爲筆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生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河洛讖與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于柱壁及園林樹木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造從之華陽國志曰師亡身病喪柩起之道死遺令勅子載喪至師門敘平生之志也權案古叔姪皆稱父子故華陽國志不言兄子客也經涉七州之地華陽國志曰少與廣漢鄭伯宗蜀郡任叔本穎川李仲孫渤海孟元叔遊學七州遂明經術以壽終華陽國志曰太守闕既命爲功曹察孝廉舉有道博士徵不詣勑子孫人紀之禮及道令期死葬不設衣衾務從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薛漢洪适曰元和姓纂曰薛公獻策滅黥布其元孫曰廣德千乘又其元孫也父子以章句著名世系曰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愿爲淮陽太守因徙居焉生方丘字夫子方丘生漢經籍志曰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梁案唐人所引韓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薛夫子者乃方丘也故焉衍傳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傳不載漢父名字後人以章句專屬諸漢失之教授常數百人東觀記曰漢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昭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人弟子自遠方至者著爲錄犍爲武陽人華陽國志資中人後歸鄉里教授華陽國志曰撫治五經教授門生千人太守王郡召爲功曹司徒辟不應聞公兒必往承問其所作詩題約義

通華陽國志曰數應三公徵為侍從故公作詩通議說案文當云共所作詩題曰通義也召馴桓郁傳作召訓鄭衆周禮注曰馴讀為馴古文馴馴遜也父建

武中為卷令史逸其名稍遷騎都尉東觀記曰馴以明經有志行能講論徵拜議郎經中博士漢舊儀曰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為上二科曰經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也究竟其術會稽典錄曰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卒業乃歸會稽典錄曰撫卒肄經營葬之然後歸歷神淵經籍志曰梁有有道徵士趙曄詩神泉一卷以竪言詩猶詩緯之汎歷樞也以為長於論衡二人皆會稽人故以為況會稽典錄曰虞翻對王府君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也衛宏字敬仲宏書斷作宏鄭康成自序云字次仲書斷亦云謝曼卿經典序錄曰徐敖授九江陳俠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因作毛詩序經籍志曰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九經古義曰六經奧論云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葉氏說同棣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此秦風車隣序也太尉楊震疏云鄭無小明之旿此小雅小明序也李尤漏刻銘曰挈壺失職刺流在詩此齊風東方未明序也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服楊李蔡皆東漢儒者當時已用詩序何當至黃初將始行邪自范史以詩序出自衛宏後人遂有斥詩序而用其私說者為辨而正之光武以為議郎書斷曰左官至給事中注高堂生名隆前書不載高堂生名惟謝承書曰秦氏季世有

魯人高堂伯則高堂字伯而名求詳注與高合并名疑誤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鄭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禮古經五十六篇鄭元六藝論曰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及周官經六篇六藝論曰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前書載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其冬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竊意當時經中本有六篇而李氏所獻止五篇蓋既得而復失之也大鴻臚王臨百官公卿表無王臨輒令鈞參議鈞當據三老吞拜之禮見讀爲五經失名也當世稱爲通儒華陽國志曰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儀禮鈞與太常定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歷城門校尉五官中郎將以儒與[illegible]叔孫通元作周官注鄭康成周官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與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鄭氏學鄭注儀禮十七篇次第皆用劉向別錄大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元又注小戴陳邵周禮論序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敍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通爲三禮康成自序曰凡著三禮七十二篇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

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何休公羊傳注曰春秋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

嬴公 鄭元六藝論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

賈誼 劉向別錄曰左丘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經典序錄曰張蒼傳洛陽賈誼誼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

授趙人貫公 孔穎達曰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棟案彭汪字仲博許淑字惠卿皆見經典序錄

隱居教授 東觀記曰澤少脩高節耿介特立隱居上野不汲汲于時俗

建武末 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

奉公克己 東觀記曰妻子親自釜竈焉馬融論語注曰克己約身也

十二年 通鑑云十四年考異曰案十二年不聞司徒當是虞延免後邢穆未至周澤行司徒事耳故云數月

注投鉤 愼子曰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以鉤策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荀子曰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

稍遷太子少傅 東觀記曰宇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

子孫傳學不絕 後漢末北海有甄子然知名早卒常與鄭康成難問周禮見鄭志當是宇之後也

少習嚴氏春秋 江徵陳留志曰少習春秋於少府丁子然

世稱儒宗 前漢儒林傳諸儒論石渠者皆載本傳望與丁鴻楊終桓郁成封賈逵論定五經同異于白虎觀并載也而范史闕如成封亦無傳

顧奉 奉字季鴻官至潁川太守亦見張霸傳

兼通數家法 兼顏氏冥氏諸家也

宣氏劉攽曰案前後敍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傳曰堂谿

惠授泰山冥都都與筦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氏之學鄭衆周禮冥氏注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冥氏春秋即冥都也傳宜氏當作冥氏字之譌也劉氏謂前後敘說無宜氏未之致耳元兼通數家法冥氏當在數家之內也

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徐彥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故育亦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以申公羊下云以公羊難逵即是也

再遷侍中 東觀記曰育爲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具對由是見重

質朴訥口 拾遺記曰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

十有七年 徐彥曰精學十五年

七分 即六日七分

駮漢事 經籍志曰休春秋漢議十三卷

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經籍志曰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徐彥曰休作墨守等書皆在注傳之前拾遺記曰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光和五年卒 休卒蔡邕爲撰碑銘見文選五十六卷

服虔 胡三省曰案姓譜曰服周內史叔服之後漢有江夏太守服徹也

行之至今 經籍志曰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劉義慶世說曰鄭玄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據案服氏解誼傳十五年遇歸妹之睽文十二年在師之臨皆以互體說易與鄭氏合世說所稱爲不誣矣

駮何休之所駮漢事 經籍志曰服虔春秋漢議駮二卷

稍遷 顏籀漢書敘例曰虔自尙書侍郎高平令遷九江太守

春秋左氏條例 經籍志曰

春秋釋例十卷公車徵士穎容撰杜預曰子駿雖淺近亦復名家

注五業五業五經也漢魯峻碑曰實意五業漢末章陵宋衷爲劉表五業博士因一不復補外黃令高彪碑曰君師汝南許公明于左氏桓帝時上立博士洪适曰左氏博士既廢高君復上章於桓帝蓋不行其言也爲郡功曹汝南先賢傳曰慎爲功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寬卒于家書斷曰安帝末年卒何焯曰慎官至太尉南閣祭酒而傳不載五經異義案其書所載有易孟京說施讎說下孫傳廿容說古尚書說賈逵說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古毛詩說今詩齊魯韓說治魯詩丞相韋元成說匡衡說古春秋左氏說來德侯陳欽說侍中騎都尉賈逵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公羊董仲舒說大鴻臚時駐說古周禮說今戴禮說今大戴禮說禮王度記盛德記明堂月令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古孝經說今論語說魯郊禮叔孫通撰古山海經鄒書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議石渠博存衆說而以己意或從古或從今經籍志曰五經異義十卷說文解字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慎子冲上說文曰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侍中騎都尉賈逵受古學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五十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授皆口傳官無說謹撰具一篇并上楊慎六書索隱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衞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譚長說王育說尸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成說逯安說歐陽喬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子延壽
崔琦　邊韶

杜篤杜如篤論曰杜始出帝堯在周爲唐杜氏漢世有杜周杜欽杜篤收篤送京師第五倫傳曰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也誄辭誄辭具英漢傳作關門反拒張衡南都賦曰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李善曰言居西距東居東距西故言反也王庭樂彥曰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綴耳梁元帝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綴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畝價一金王懋曰漢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案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舉礧周禮職金曰凡國有大故用金石則掌其令鄭元曰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孔穎達曰雷即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曰下礧成雷榛藪木碎是也前書曰高城深塹具礧石如淳曰礧石城上礧石也矢石左傳曰親受矢石服虔曰古者以石爲箭鏑國語曰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是也凡十八篇經籍志曰篤集一卷

凡二十六篇經籍志曰梁王隆集二卷案胡廣漢官解詁序曰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而本傳不載

注岑一字孝山孝山和帝時人出師頌爲鄧氏作非子孝也李注自誤耳再遷太山都尉顧炎武曰光武

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也故作七激以為諷毅集載其文其畧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于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沉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挨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精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曚達羲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誚論斯語仰子法度蘭臺令史典論曰班固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文為蘭臺令史記室毅集曰記室椽凡二十八篇經籍志曰梁傅毅集五卷

盡心奉養東觀記曰父況舉孝廉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讀所未嘗見書東觀記曰賜淮南孟子各一通香後告休謝承書曰香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召香在殿下問父年幾何何故不入公府東觀記曰以香父尚在賜臥几靈壽杖也賞賚增加東觀記曰賜錢三百萬黃白各二端宮臺胡三省曰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宮臺煩事憂公如家東觀記曰香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用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卿仲遵風俗通曰卿姓趙相虞卿之後科別律有科條罪有輕重科別衷之不濫刑也遷魏郡太守東觀記曰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殽數千萬香未入界移勅悉出所設什器及到廳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田令漢有田律見鄭元周禮注後王所制為令也商者不

農[劉般傳曰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漁捕是田者不農之令始于永平也]李於家[虞熙曰香墓在常熟縣里鎮利橋里有蘇忠翊直卜葬得大冢乃香碑刻皆隸字首兩句八字中二字不可識其碑陰乃會稽都尉張紘文又有薛綜備嗣日月邈刻其可辨者八字案香卒於家不應遠葬于吳或後漢有與香同名姓者耳樂史謂香墓在房陵縣東者疑也]受詔作賦[華陽國志曰明帝召作頌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攻事論七篇帝善之]亦

凡二十八篇[李尤集序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著述經籍志曰梁有李尤集五卷華陽國志曰尤孫充有文才]李勝[華陽國志曰勝字茂通]亦有文才[常璩所謂兩李麗釆文藻可觀也]凡十六篇[經籍志曰順集二卷]時三輔多士[魏文帝典論曰三輔學有俊才茂陵馬季長同郡竇伯師深為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胡師等文冠當世也]字秋孫[漢官解詁序曰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後遷宗正衛尉又與張平子同郡則千秋疑即秋孫也或珍字秋孫而別字千秋如處翔兩字也]注諸本時有作秘孫者[古秋秘字相似史記敬侯秋彭祖漢表作秘也]建武已來名臣傳[史通曰珍與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凡七篇[經籍志曰珍集二卷錄一卷]十二篇[經籍志曰梁有劉珍集五卷錄一卷一本七卷]著楚辭章句[逸自敘曰孝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遂亡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令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凡二十一篇[經籍志曰梁王逸集二卷錄一]

卷正部論八卷作靈光殿賦博物志曰晉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汝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即爲賦吾固不及矣乃作夢賦延壽夢賦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敘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却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云云後溺水死水經注曰子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二十一溺死于湘浦一作二十四經籍志曰梁王延壽集三卷呼琦問華嶠書曰琦知刺巳大怒幽之室谷數月得出傳不載也元黃改色王伯厚曰注言馬融而不言元黃案禮器或赤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桀青者紊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然也所謂元黃改色即此事凡十五篇經籍志曰梁崔琦集二卷邊韶陳留風俗傳曰邊姓祖于宋平公著作東觀史通曰韶與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凡十五篇經籍志曰梁邊韶集一卷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凡六十篇經籍志曰梁張升集二卷錄一卷解擯文士傳曰壹爲高二尺高自抗竦爲鄉黨所擯今集中有解擯賦司命禮記曰王

併不

立七祀曰司命鄭元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者王逸曰司命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李善曰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 後見

蚩妍 釋名曰蚩癡也蔡邕曰蚩騃也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

驅者 以上集作遐 翠子 集作翠少 徵時清濁 徵 清 撫拍 爾雅曰矜憐撫掩之也郭璞曰撫掩猶撫拍謂慰卹也

單門 單門猶孤門論衡曰充細族孤門是也 袁逢 文士傳曰袁陽案逢字周陽舉其字也 長揖 周禮九拜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

區區 廣雅曰區區愛也 以貴下賤 易象辭 十六篇 經籍志曰梁有壹集二卷錄一卷

一名岑 何焯曰魏志注中作一名恭 無適無莫 論語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鄭氏莫音慕無所貪慕也適讀為敵

此愛而害之者也 淮南子曰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高誘曰豎小使也陽穀其名

石猶生我 戰國策曰痛極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 所引夏書本左傳非今所有大禹謨也庶事今左傳作順事 注比於魯衛 依前書魯衛當作齊魯 光和中病卒

經籍志曰梁劉梁集二卷錄一卷亡三卷 章華賦 魏收曰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臺水經注曰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陳蔡 依陳蔡以入 子干弒靈王楚故曰生謀也

窮兇 韓詩曰窮兇貞甚貌 好仇 詩曰君子好逑陸德明曰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 姣麗 呂氏春秋曰公姣且麗 莫不

美其風 魚豢典略曰讀古對問敘尊氣如流坐席賓客有百數皆為讚之 並脩刺候焉 文士傳曰讀出詩書時融期等並前為候供

刺衡與交接漢讀平乃薦於何進顧炎武曰蔡邕傳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案中平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後漢此書載邕集中末云邕表薦衡衛拜茍不敢須通則邕未嘗薦本書也邕雖亡命傳稱其往來太山羊氏不必專在吳會薦賢為國寓書于進亦無不可顧氏以為無緣薦人過矣不盡家訓案集作壑遠其意案集作逆隨輩而

進集云若復載從此郡選舉云云展之力用集云顯明將軍思謀守慮思垂采納散蠱疾病所親察之更以羅叙昭送表貢行狀列於正府騎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舉也酈食其之後也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嬰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于涿州郡辟命皆不就炎集炎遺令曰下邳衛府君我之語曹林督郵清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者韓府君名卓字子助步局說文曰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人籍人籍謂引籍也言富貴得通籍禁中也

靈芝之生河洲何焯曰此篇言不得志於當世庶幾如靈芝之附孔以顯也妻始產而驚死炎遺令曰嗟哉變之遺孤其名曰止孤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也遂死獄中袁紀作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置于是月死獄中也時年二十八炎集曰我十七而作酈篇二十四而州舉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注酈篇州舉皆字學之書七平蓋七發之類為之誄讚植集載酈文勝誄曰自臧來成書著書十餘篇文體思奧爛有文章家積百家云云案炎集炎自謂賦頌誄自少為之與誄合也變此柴變舉續傳作發謝承書同雜文數十篇藝文志曰梁有酈炎集二卷稱

為侯君云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築闕於此遊太學外黃令高君碑曰師事太尉汝南許公令門[illegible]春秋文禮遂窮乎典質大君子荀子仲尼篇曰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頌奇文魏書曰詔使王粲等之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督軍御史杜佑曰建武初征伐四方都督督軍御史事竟罷祖餞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長樂當作平樂彪乃獨作箴謝承書曰蔡邕等天下名才士人皆會餞於平樂館彪送永在坐因援筆而成也明其果毅何焯曰明本作昭避晉諱改皇象所書可據先公高節何焯曰第五倫京兆長陵人丞蓋其後故以先公高節期之遷內黃令彪碑作外黃蓋傳之誤卒於官外黃令高君碑曰君舉將穎川太守南陽文府君徵詣廷尉君感綱紀捐官赴救星行敕驅不日係路飢不及沒寧以生疾光和七年六月丙申卒文章多亡經籍志曰梁高彪集二卷錄一卷子岱吳錄曰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為孫策所殺河間鄚人鄚當作鄭別部司馬續漢志曰將軍領兵外討則營有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者為別部司馬索隱經籍志晉斷皆云超為別部司馬凡十九篇經籍志曰梁張超集五卷世共傳之王僧虔伎錄曰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謝璧之筌涌李善曰筌涌猶筆步寸切詭係李善曰詭責也自責必係畢于也注融集作堂牧今集作堂伎漁陽參撾摎文公說苑載禰衡鼓賦曰摎城要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徐鍇曰參音七鑒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鼓故因謂之參固

當爾邪李善曰字書云爾詞之終也 如衡所書謝承書曰射爲還比校皆無所誤唯兩字缺 遂令殺之衡別傳曰十月朝祖在艨衝舟賓客皆會作黍臛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飽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搦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聞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于卑門事前馬糟祖何之衡熟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殺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愴悵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其文章多亡云經籍志曰梁禰衡集二卷錄一卷

後漢書補注卷十八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九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漢選士有獨行科依其名爲立傳也

譙元 費貽 李業 王皓 任永 王嘉 馮信 劉茂

嚴授 徐成 衛福 所輔 溫序 彭修 索盧放 周嘉

弟暢 范式 孔嵩 李善 王忳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肜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譙元 胡三省曰姓譜曰譙大夫食采于譙因氏焉 巴郡閬中人也 華陽國志曰元父隆字伯恩爲上林分諫沮武帝廣苑囿仕至侍中

皇太子 何焯曰案文當作皇子行太字 幹蠱之義 易蠱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有子幹父事則考无咎言考舉其終延稱之義也

中散大夫華陽國志大中大夫太僕任惲案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惲以太僕與國選陳崇李郃郭寔謝殷逯普陳鳳等八人使行風俗又案王莽傳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觀覽風俗皆與傳合惟王惲作任惲而八人內又無元名疑范史據華陽志耆舊傳諸書云然非實錄也述聘許之華陽國志曰國人作詩曰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授命沒世遺令聲費貽華陽國志曰貽字奉君南安人胡三省曰費音秘後仕至合浦太守華陽國志曰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奉君不仕亂世不避惡名修身于蜀紀名亦足後世爲大族瑛善說易華陽國志瑛至尚書郎乃載病詣門華陽國志曰咸慕其名辟爲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逕詣獄也遂飲毒而死華陽國志曰業笑曰名可成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遂飲毒死子翬華陽國志曰翬建武中舉孝廉爲遂久令王皓王嘉華陽國志曰皓字子離嘉字公卿皆江原人遂誅皓家屬華陽國志曰皓自刎子所逃匿述破後郡及州命察舉皆不往曰君不能復讎敢當世榮利也伏劍而死華陽國志曰述怒殺其妻子常璩讚曰公卿絕脰亦昭節貫任永華陽國志曰永字君業僰道人長歷數馮信華陽國志曰信字季誠郪人也郡三察孝廉州舉茂才公府十辟公車再徵不詣青盲王幼學曰眼科龍木總論曰高風雀目內障肝風目暗內障後皆變爲青盲目即清譙周古史考曰永盥洗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益部耆舊傳曰述詐信取紙作書與因自殺藏空穴中東觀記曰茂負福踰墻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口寇漁陽考異曰案元初凡六年鮮卑不曾犯漁陽殺長吏唯是入代郡殺長吏今云漁陽本是代郡乃史之誤也爲郎中宋躬孝子傳曰

漢法死事之子皆拜郎中畢豪水經注曰畢豪等數百乘船寇平原毫與豪通古秋毫毫毛皆作豪見漢書及州輔碑所輔俠案穀梁春秋曰隱九年俠卒傳曰俠者所俠也徐廣引尹更始曰所者俠之氏則所忠所輔皆俠之後也豪等縱雄水經注曰毫縱雄于帳犬津中字次房干寶曰字公次太原祁人世系曰序十六世祖何始居太原祁縣遷護羌校尉考異曰撿西羌傳九年方舊護羌校尉牛邯爲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據季搜神記作護軍校尉撾殺胡三省曰撾職瓜反擊也除三子爲郎中世系曰序二子壽益益字伯起兗州刺史生憲注序墓在今并州祁縣李吉甫曰在縣西北十四里宰鼂孫愐曰宰姓孔子弟子宰予之後鼂古朝字貰獄吏罪謝承書曰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震惶不能捍禦太守秘吾問修義弱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釋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横大戟强弩不可當輯濕賢令彭子陽此事在張子林前而傳不載索盧放戰國時有禽滑釐弟子索盧參見呂氏春秋遂殺因而黜燕周斐汝南先賢傳曰燕爲洪曹掾平四罪不當死太守劉寵欲殺之燕抱頭諫至于九寵怒竟殺之正公元孫世系曰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墳秦滅周并其地遂爲汝南皆姓漢興繼周之嗣復封烈之後仁爲汝墳侯賜號正公以汝南下濕徙于安城十子長曰球球生憲憲生道道生約約生燕也遂不食而死汝南先賢傳曰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燕有五子汝南先賢傳曰燕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爲業陶潛集周氏譜曰重合令子興居宋里樂陽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潁陽令子良居遂與里性仁慈干寶曰暢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

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其手暢即歸 洛城傍 干寶曰洛陽城傍惲案陳寵傳亦有收葬死亡骸骨事後作洛陽城南又衍一陽字行傳寫之訛也 凡萬餘人 干寶曰為立義冢梁史曰今墓有千數皆相類對列成行在洛城之東而北近洛水即暢之遺趾也今號吉生墓

巨卿果到 謝承書曰巨卿與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 升堂拜飲 謝承書曰升堂拜母 殷子徵 汝南先賢傳曰殷燁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諄愿之性其在褓負母育之不勞少歲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輒進與其母未嘗先食 發引 儀禮士喪禮曰屬引鄭氏曰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鄭氏注周禮曰在車曰紼行道曰引故下云執紼而引柩也 執紼 杜預左傳注曰紼所以引柩孔穎達曰紼字鄭或作紼或作綍繂之別名也大夫士葬用二紼 遷

荊州刺史 廬江太守范君碑曰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荊州刺史洪适曰傳云荊州而碑云荊州以新野之事遷之則碑誤也 孔嵩 水經注曰嵩宛人 遊息帝學 孝嶠碑作遊集案學記曰息焉遊焉當作息也 官至南海太守 嵇康高士傳贊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推燥居溼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于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 光武拜耆及續並為太子舍人 東觀漢記曰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則建武時無當為平陽丞也 惲入宅舍 書隱作宅舍

惲由是顯名 益部耆舊傳曰民爲之曰信哉少林世為遇與被走馬與兒語 十餘戶 華陽國志曰大小二千口 吳郡由拳

何焯曰案下文第五公爲會稽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乃分立此吳郡當作會稽 父業 謝承書曰業字仲叔 祖父閎 顧夷吳地記曰閎暢子也篤行好學聰明有令德暢世系作暢字思祖 美姿貌 吳地記曰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升堂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選尚寧平公主辭疾不應謝承書曰閎爲潁川太守致有鳳凰甘露之瑞 續幼孤 世系曰閎三子卬溫桓桓字叔文生續也 梁宏駟勳 案會稽典錄宏句章人勳餘姚人駟姓春秋時鄭大夫公子騑之後 五壽 正誤曰五壽或云報蓋約徼經 子逢 世系曰續三子稱逢殷稱荊州刺史逢尚書右僕射樂安侯 永元十二年 水經注曰十三年 同食遞衣 東觀記曰出入更衣 有人盜其墓樹者 陳留耆舊傳曰有夜盜斫樹樹 魯平 平魯恭弟本傳誤作丕 以勸後進 袁宏紀曰延平元年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興賢神明變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宏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于斯爲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凌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須德高操以勸後進 以肉啖之 陳留耆舊傳曰充在郡將軍坐鄧設炙肉充挾箸以噉炙冷復命溫之及溫而後食袁宏紀曰鄧騭舉周充曰若宜及賢之 張孟舉 袁宏紀曰侍中張孟 以爲國三老 三老取首妻完具充氣斥其妻以爲三老未詳 卒於家 袁宏紀曰年八十四 繆彤 前書儒林列傳曰蘭陵繆生索隱曰繆亡救反釋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 貴主 貴讀爲饋 告歸寧 父母在堂吉也 豫章鄱陽人 鄱陽記曰大雷岡在縣東北後漢雷義字次公所居 承塵 釋名曰承塵施於上承塵土也 同時俱辟

二人謝承書貢向對豫曰雷陳義眞出則書丹是也范冉案漢書及貞節先生碑皆作丹獨范史作冉疑誤少爲縣小吏干寶曰爲尉從佐乃遁去袁山松書曰棄衣物遁去家以爲死送西入關學貞節先生碑曰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就馬融通經陳留耆舊傳曰丹學通三經貞節先生碑曰涉五經悅書傳尤篤易與尚書歷年乃還干寶曰丹遊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爲激詭之行謝承書曰丹姊病往省之姊設食丹以姊壻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藁僮僕更相怒曰言汝淸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何焯曰下文王子柄與字也與謝書互異至于李公名郃已高不得與史雲爲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去史雲歿時凡三十九年何始云今皆不在制之在前也王奐爲考城令以仇覽傳參校亦桓帝時事疑史雲之交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因氏與字偶同遂專李公以實之大謬于前篇爲萊蕪長貞節先生碑曰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賣卜於市貞節先生碑曰嘗困於陋巷而性多檢括不産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吉凶道治民情以安濟儕且元皆累乃賣卜于梁宋之城好事者從之應時輒去乃結草室而居焉袁山松書曰丹弟子世見丹在落不完截茅將室當之時丹適行還怒勅子拔柴棄遣之言貌無改謝承書曰陳留尹范字延儒與同郡范史雲二人俱賢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並年長着單衣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爲三府所辟貞節先生碑曰禁既解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卒於家碑云二年四月移書陳留太守碑云陳留太守淳于君也立碑表

墓 漢有謁者景君墓表在安帝時此墓志之始也 成公浮 孫愐曰成公複姓漢尚書僕射東郡成公敞 錢唐縣獄 案郡國志會稽無錢唐縣

勿令冷 謝承書曰就語獄卒此無火氣何不熱燒 爪悉墮落 謝承書曰十爪皆墮終無撓辭 遷遼西太守 續說苑曰苞靈帝時為武威守 苞郎時進戰 續說苑曰苞瞋目援桴厲衆碎斬其帥伏尸十里 遂歐血而死 續說苑曰遂自殺 向

栩 栩一作詡見華輔錄 字甫輿 御覽作輔輿 向長 字書皆作尚 恒讀老子 御覽曰常讀老子莊子凡御覽云者皆引范史

綃頭 方言曰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幧頭廣韻曰斂髮謂之幧頭亦作幓 膝踝足指之處 魏明帝戰表狀曰詡博覽羣籍兼好黃老古虛泊然肆志不恭時倫積三十年 北向誦孝經 袁宏紀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卻災邪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卻邪者也允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秘奧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褉案孝經六隱未詳所出風俗通亦云到伯夷坐誦六甲孝經易本六甲其亦六隱歟疑禪書有是說也御覽七百八卷引東觀漢記與袁宏紀同 仕郡 干寶曰憐少給住吏將水不交為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 乞以身塞無狀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今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 河南种拂臨郡 拂為潁川本傳不載 功曹 謝承書作主簿 程氏

賈盛 謝承書曰程夫人富貴參實 注字叔濟 叔當作升 注公孫域 域當作琙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馮胄　段翳

廖扶　折象　樊英

註背中赤文朱字 案中候握河紀曰背甲赤文成字 註至于下吳 案中候考河命曰至于下稷鄭元曰稷讀曰昃下之昃日西之時 箕子之術 洪範有消災之術見伏生五行傳前書劉向傳曰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也 七政 鄭志曰緯有七政論 元氣 補案元氣即太一也家語曰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注太一為元氣揚由習七政元氣是也 六日七分 經籍志有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 註元氣闢陽 闢當作闢音開 望雲省氣 經籍志有雲氣經七卷望氣書一卷 懷協 孔平仲曰後漢懷扶字都作懷協 鄭興 案與傳以不善讖故不能任此云附同稱顯與傳不合 內學 詳見孔僖傳 註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 不附內學者桓譚尹敏鄭興張衡數人賈逵附會圖讖與左氏合故范于賈逵許其言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上云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范既誤入鄭興與傳注注又誤以逵不附內學與范注皆當是正者也 父文孫 文孫官至侍御史案華陽國志文公為文孫弟也

時暴風卒至王充論衡曰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盜賊睹敵而發皆在從倚漏刻之間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悉得完免益都耆舊傳曰文公有莽之婆悉賣奇物惟存銅鍑簦笠王仲子汝南先賢傳曰戴學貰秘與師事東海王仲子桑仲子名良東海蘭陵人也自有傳仲子欲往汝南先賢傳曰莽召仲子欲爲兒謂仲子聞之即褰裳欲往恨不用子橫之言先賢傳曰恨不用光祿之言都水掾謝承書曰鄧爲永平水掾韋較音姑角械軛自解謝承書曰戶自開械自解火光照之謝承書曰出時月暮陂上有火光引之淸穆之威也高獲謝承書作嗣獲密令太史伺望之應劭辨之曰國家長天之威恩求誰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權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鬼遂建其處乎世之儀疑豈一事哉剡在宮中少爲郡吏會稽典錄曰夷吾爲郡功曹吏太守第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關啟夷吾讓功曹佐史門闌卒牽車馬出之收其人從倫爲解之良久乃已注東箱顏籍曰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如箱篋之形注與上合會稽典錄曰夷吾省錄囚徒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覵刺史決當云何須夷吾何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兒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意合謝承書曰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遷鉅鹿太守會稽典錄曰陳囂見鄭弘車馬飼帶勅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機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勢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前書景帝紀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二千石車

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但朱左轓取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里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上丞相御史請之

郭鳳 東觀記曰鳳字君張

風雲占候 益部耆舊傳曰由有兵藝國府實竇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由寫閬川進華陽國志曰意從太守至蜀國由諫莫與辭意受誅其明如此

殺傷長吏 華陽國志曰殺長姚超

風吹削哺 益部耆舊傳曰文學治聲持雞酒以祭由時有客不言客去耆老欲取雞酒由此之曰向風吹削術皆有持雞酒來者度是二人耆曰賈在外須客去乃取耳其占與傳異未詳孰是說文曰柹削木札樸也從木朮聲陳楚謂櫝為柹

終於家 南卒東平劉梁為擬辯銘見文選注

為婦女主變者 竈老婦之祭井神名吹簫女子故主婦事

李郃 史炤音閤王幼學為閤友

父頡 世系曰頡東郡太守太常卿武孫太尉修之從子也於是漢中南鄭生郃

遊太學 郃別傳曰公居貧而不好治產有田三十畝第宅一區至京師學問常以賃書自給

人莫之識 郃別傳曰公七尺八寸多鬚鬢八眉左耳後有奇表項枕如鼎彭手握三公之字鼎彭一作鼎足

時夏夕露坐 郃別傳曰二人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壽時日暮宜坐為出酒與飲

拜漢中太守 案郃別傳其一人乃常豐也

舉孝廉 郃別傳曰豈于是奇郃能經榮舉孝廉也

五遷 郃別傳曰郃以郎謁者為上林令華陽國志曰郃為尚書郎從左丞稍遷至尚書僕射尚書令也

周伯況 案在逸民傳

為新城長 華陽國志曰歷弱罷拜新城令也

守津吏 案華陽國志乃大度津口也

一生來學 華陽國志曰從益州來學

封於筒中 華陽國志曰騶為筒作審對關與之

爭度津 水經注曰晉壽水有津關

隱居竄跡 華陽國志曰騶常隱匿不使人知門人皆

號夫子

謁煥華陽國志曰煥巴郡墊江人一云江州人見汝南紀風俗通作渙 北郭先生謝承書曰扶畢志衛死封葬北郭號曰北郭先生 封折侯華陽國志曰江為武威太守封南陽折侯因氏焉案南陽有析縣前漢屬宏農郡析音先歷反字從木不從手 能通京氏易華陽國志曰象事東平處叔好以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而至時人為諺曰析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門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盈鄉名會什邡人仲平名晏巴郡安漢人

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前書論曰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註謂之幸左傳季作獎 字季齊季齋一作季高見抱朴子 月致羊酒抱朴子曰常以六月致羊二口酒二斛 設壇席考異曰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英設壇席及瓊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早矣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復見英則都與瓊傳異知其不必在四年也 奉引胡三省曰引與靷同音羊晉反 賜告歸英別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榮辭祿不降其節志不可奪今以英為光祿大夫賜還家也 有詔譬旨

不聽胡三省曰有詔譬曉以上旨不聽其辭位也 變復之效洪範五行傳京房易妖占皆有變復之術也 其恭謹若是袁宏紀曰又有鄉人子止英家母辭喇呼曰其父窮死以相委屬故收孩之寔以此稱焉 學傳英業英別傳曰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郤生道遇鈔郤生還云道遇賊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郤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傳英業 國華魯語季文子曰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也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泠壽光　唐虞

魯女生

徐登　趙炳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魏聖卿　緱育意

壽光侯　甘始　東郭延年　封君達　王真

郝孟節　王和平

蕭牆 鄭元論語注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富人王仲 魚豢典略曰桓帝時 以高第為主事 典略曰鄭畢舉孝廉除郎中以高第為光祿主事也 六子皆知名 袁山松書曰穆有六子號曰公沙六龍天下無雙案魏明帝甄表狀云臣五子紹字子起孚字允恭恪字允慎逵字幾則樊字義起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許曼 風俗通曰曼字季方 多有顯驗 季山容為鄉相纖仲英卜齊例見風俗通 乃詣太山請命 孝經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 至今行于世 經籍志曰梁有方士許峻易新林十卷風俗通曰董彥興者新山外孫也採賾索隱難睢孟京房無以過也 始拜郡 案風俗通時為議郎 孤虛 孫蔚曰孤虛之法以一書

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貫而向背之節知吉凶矣吳越春秋計倪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殷登案魏志登內黃人連珠任昉文章始曰連珠揚雄作任安華陽國志曰安字安祖見儒林傳還家講授益部耆舊傳曰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時號曰致止言凡普談者過之則止人莫能伍稱疾不就益部耆舊傳曰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左馮翊趙謙舉扶扶以病不詣遁還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薦扶益部耆舊傳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敕公車特詔以異禮諮謀奇策貶纖介之惡謝承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善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谷永引周書記功忘過宜為君子郭玉華陽國志曰玉字通直新都人也因號涪翁益部耆舊傳曰廣漢有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胗脈法司馬貞曰胗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曰診占也玉少師事高華陽國志曰玉明方術伎妙用針作經方頌說醫之為言意也上醫意同音故為同訓精於方藥王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九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出一卷書佗別傳曰佗以獄為書表奏中有秘要之方索火燒之魏志曰從太祖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青黏黏抱朴子作藁云深葉青樣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冷壽光冷水經注作泠案冷當作泠唐虞博物志作虞死於江陵水經注曰光扶風人死于江陵

胡岡宋岡所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于小黃縣寄書與岡岡發視之惟有履存 注以五岳眞形 案此下脫一圖字 徐登

此傳以搜神記 趙炳 搜神記及水經注皆作趙昞 越方 抱朴子曰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炁耳孫汝澄曰越方卽封禪書所謂越巫越祝者也 枯

樹 搜神記作爲楊柳 梧鼎 水經注作支鼎 不和之 搜神記和作訴 費長房 趙明誠曰費有兩姓其一音秘姬姓出于魯季友其一音扶廢姓出于伯翳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蜀費詩之徒是其後也姓氏苑云費氏禹後漢有長房蜀志有丞相禕 老翁

水經注曰壺公三洞珠囊曰壺公謝元歷陽人賣藥于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効日收錢數萬施市內貧乏飢餒者又云戴公柏有大徵書者十餘卷郎公之師也 葛陂 水經注曰葛陂方數十里水物含靈多所苞育李吉甫曰周迴三十里 社公 許慎五經異義曰謹案春秋稱公社今民謂社神爲社公故郯社位上公 不知所由來也 許遷別傳曰齊人漢武內傳曰薊遼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乃從少君學治病作尸解法 軒渠 郭朝英曰軒渠者欲舉其身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衆小木將達而不　也軒渠之義

如字 但見衣被 漢武內傳曰夫人發其棺視所埋死兒衣器中泥兒長六寸許耳 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

見之 案搜神記乃正始中事也 摩挲 釋名曰摩挲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 注魏文帝黃初元年 案文當云魏明帝景初元年 注因留霸城南 潘岳關中記曰秦爲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

南不知所在 根别傳曰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崢嶸上東南下五十丈北人冬夏不衣身毛皆長一二尺顏狀如年十五時 **少有神道**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入元邱山臨去以五嶽眞形圖傳左元放 **日中當死** 仲長統昌言曰薊子訓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單衣入室寢日中果死或曰許子勳即薊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 **上成公** 仲長統昌言曰昔密縣有卜成者身游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鄉抱朴子亦作卜成云河南密 **陳寔韓韶** 博物志曰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河南密有成公至今密縣傳其仙二君以信有仙蓋縣人也由此也抱朴子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長士也與密相近其父相及見卜成仙昇天 **隱淪** 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隱淪 **魏聖卿** 孫愐曰魏姓出西平漢有魏演博物志曰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 **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 古有劾鬼法故淮南本經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註云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然則劾鬼之法不始於東漢 **編肓意** 編姓來本時有治嚴鄴編訢 **壽光侯** 見魏文帝列異傳 **解之而蘇** 干寶謂此事與漢武時劉馮事相類 **甘始** 博物志曰魏時方士甘陵甘始 **東郭延年** 內傳又曰山陽人 **封君達** 神仙傳曰封衡字君達 **行容成御婦人術** 列仙傳曰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于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于元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藝文志曰容成陰道二十六卷神仙傳曰甘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爲十卷 **注姓韓字雅** 何焯曰魏志注作字世雄 **郝孟節** 郎郗儉也傳寫訛爲郝耳博物志曰陽城郗儉字孟節又云王使郗孟儉領諸人王仰操也與傳同則孟節爲潁川人非上黨也漢武內傳曰王眞師事薊子訓孟節師事眞 **曹**

操使領諸方士漢武內傳曰魏武帝爲第舍使領諸方士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 王和平案典論和平光和中人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者節行超逸也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眞　漢陰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曲避曲文選作回御覽引范書正作回回猶曲也 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見修身篇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詩北風序曰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鎭其躁躁一作攜 幽人漢儒以幽人爲幽繫之人故虞仲翔注易履之九二云履自訟來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後世觀目高士爲幽人失之 處士荀子曰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注曰處士不仕者也虞仲翔曰凡士女不出皆曰處淮南子曰處人以譽尊高靜曰處人隱居也 同夫作者李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矣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大王勿往也御覽引范書大上有請字 性尙中和易道以中和爲本故下云好誦易老也 好通老易御覽曰好誦老易凡稱御覽者皆范書也下倣此 貧無

資食英雄記曰向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柴賣以供食飲死何如生邵曾謂長未知道長既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便應知死賢於生矣

逢萌李利涉編古命氏曰北海逢氏有名絲字子慶者爲漢趙王傳其孫萌不仕王莽棣案逢當作逄劉攽已辨之逄符容切逢薄工切姓出北海世遂讀爲龐並變逄之逢未詳

字子慶東觀記作子康蓋避清河孝王諱也擲楯東觀記曰萌少有大節志意抗厲爲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因舉盾擲地也

三綱胡三省曰莽殺其叔父又自殺其家嫡長滅其天性也殺其君之祖姑又益除忠直之臣故曰三綱絕矣勞山袁宏紀曰不其山人皆化其德東觀記曰萌非禮不動聚落化之以兵弩捍禦東觀記曰太守遣吏奉謁萌不答遣吏捕之民相率以不捕之皆流血奔走

李子雲嵇康高士傳曰李曇字子雲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王遵字君公相友善嵇康高士傳曰萌與徐房李曇王遵同時友善時號之四友

君公遭亂獨不去續漢書曰君公深曉陰陽懷德藏行和光同塵不爲皎皎之操王莽世遁身儈牛自給有似蜀之嚴君平鄉佐服其義案春秋之義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鄉佐服其義也義見何氏公羊轝歸養之轝疑輿字亦見風俗通州里稱其高張璠逢氏傳曰容整身潔行非法不行

待見尚書尚書二字衍文范因舊史失刪耳東觀記曰建武中徵萌著[illegible]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萌曰朝廷本以德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也伏而不謁胡三省曰凡朝謁者必拜稽首以姓名自言而終袁宏紀曰終于瑯瑯疑即瑯邪也邑人賢而祠之李吉甫曰冀縣在太原府郡縣東南十四里太原廣武人也世系曰太原王氏出自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

九世孫霸交宦御覽宦作游閻陽馮勤傳曰侯霸爲前梁令閻陽陽素行譏議霸常嫌之茅屋蓬戶東觀記曰霸安貧賤居常茅屋蓬戶藜藿

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世系曰霸子殷中山太守與光武同遊學會稽典錄曰與世祖俱受業長安鐘離意別傳曰遵昔與光武

俱爲諸生遊涉他縣同門精學晝夜宿息天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有豪貴愼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徵遵不致也遣使聘之素會稽典錄在

建武六年舍于北軍會稽先賢傳曰光武詔遵詣行在所題蜀郡就橋梁上令公卿以下各以手取遵獨不取上曰不敢取者誰遵曰君賜臣以禮臣奉君以忠今賜無所主

臣是以不取不可相助爲理邪御覽云何不出相助爲治耶以足加帝腹上會稽典錄曰設樂陽明殿命宴

會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不屈會稽典錄曰光武嘗出南郊遵曳長裾持鹿扇倚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別後人名

其釣處爲嚴陵瀨一云後名其釣處爲嚴子陵灘井丹孫愐曰井今作井省文井姓姜子牙之後也左傳有井伯子郢切慈

葉御覽作蔡以壽終嵇康高士傳曰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尋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勢爲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

座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

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從出遂隱遁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竇

車左右失氣被褐長揖義凌羣萃父讓王莽傳作梁讓案趙咨傳注亦作護護讓字相似疑傳寫誤也因卷席而葬趙咨曰伯鴻父卷席

而莽身亡不反其戶家貧而尙節介東觀記曰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

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欲得賢如梁伯鸞者東觀記曰欲得賢壻如梁鴻者七日而鴻不答列女傳曰七日而禮不成京房易傳曰適不答適讀爲嫡臣瓚曰夫不接妻謂不答師古曰荅對也言不以恩意接對之名孟光田藝蘅曰案多一孟字棟案續列女傳曰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遵斯字侯光似誤非行字以耕織爲業東觀記曰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二十四人作頌鴻所作頌今不傳樂李善文選十九卷引梁鴻安邱嚴平頌此其一也經籍志曰梁有處士梁鴻集二卷亡北芒樂史曰芒山在河南縣北十里邙山之別名也肅宗聞而非之案御覽及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皆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易姓運期孫愐曰鴻改姓運期氏案續列女傳以爲名也遂舍車令郎浮胡三省曰舍車郎浮欲從仲尼乘桴浮海也麥含含陳繼儒曰刻本皆作含惟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臯伯通御覽引郡國志曰通門內有臯橋伯通居此橋以得名梁鴻賃舂之所近人修吳縣志以爲伯通字奉卿此誤以爲臯宏也近人之謬不足信如此臯宏見柄蔡衡舉案案方言以爲桮盌之屬云陳楚宋魏之閒謂之𥂕自關東西謂之案故楚漢春秋淮陰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焦氏易林曰玉杯大案王褒僮約曰滌杯整案以此推之其爲飲食之具明矣著書十餘篇東觀記曰鴻著閉門吟咏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念高子田藝衡曰既曰念高子又曰想念恢不唯姓名俱用亦重複無味恐是高臯同音而伯通同字也注恢字伯通高士傳作伯達寡嫂東觀記作嫂蔡邕月令章句曰叟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今皆以爲更矣臺佟舊注音同見御覽乃

執贄見佟禮記哀公執贄見周豐敬賢之義康因中道逃遁俗本脫中字從御覽增嬌愼唐韻作蟜愼字彥仲又嬌字下云晉大夫嬌父與章懷注異棟案前書百官表有執金吾蟜望東海人今僞茂陵人不當作嬌唐韻誤也推先於愼高士傳曰二人純遠不及愼闕

東大豪戴子高應璩與曹公牋曰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孔融許潁人士優劣論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潁川士既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多駭流俗海內先賢行狀曰良高才磊落義聲遠播少者懷之尊之鄉里搢紳下至黎庶莫致有分爭之家好學而無常家三輔決錄注曰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棟案通經有家法高鄉不名一家故云無常家也內外圖典胡三省曰東漢諸儒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本朝二字出荀子皆不就抱朴子曰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

田羽通鑑作田翊遂深自隱絕謝承書曰眞隱居大澤精論術藝歷年不闚園圃乃共刊石頌之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光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孫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耀遠遁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上德侔巢許之右乃百世之師也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擬君分甚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元離然資宗聖真研道機彪彪童蒙作世師辭皇命確不確不移湮洪厓超由夷齊英名揚無聞以壽終庭子衍字季謀詔徵掾延尉左監見三輔決錄注漢陰老父御覽作漢濱張升升見文苑傳植其杖御覽衍其字夫妻相敬如賓襄陽耆舊傳曰休息則正巾端坐以琴書自娛覩其貌者肅如也注子

渙 耆舊傳曰煥字世文

列女傳第七十四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涓母　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董祀妻

不必專任一操 蔡琰董祀妻故云 挽鹿車 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鹿也或云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也蘇林曰一木棧鹿車一人挽之挽一作輓音晚 子永 永傳云事後母至孝然則永非桓出也 令狐子伯 孫愐曰漢複姓有令狐氏本自畢萬之後國語云晉大夫令狐文子即魏顆也自漢以後世本太原至邁爲王莽所誅邁少子始居燉煌也 姜詩妻 華陽國志曰詩字士遊雒人也又曰詩妻龐行 泝流而汲 水經注曰常以雞鳴遡流而汲江 味如江水 水經注曰詩有田濱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爲沃野華陽國志曰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鄰李吉甫曰今泉在漢州德陽縣北三十九里 赤眉散賊經詩里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平後東精爲賊掠害不敢入詩里東精人姓名也案赤眉散賊

不當至國華陽國志是也江陽令華陽國志曰江陽符長趙孝孝字長平自有傳新婦賢者女皇甫謐列女傳曰長平德行純

粹海內知之號曰大家今人讀大家爲大姑角里先生爲祿里此古音之僅存者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

許循齋曰古人看漢書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棟謂如不明卦氣不能讀京房傳不明風角不能讀翼奉傳之類是也又漢書叚字多古文皆以訓詁而通也融兄

續世系曰嚴七子固伉欽鱗融弟續則續當爲融弟註爲長垣長大家集曰永初七年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陳留長謂陳留縣之長

卽長垣也尩荀子曰百姓賤之如尩惡之如鬼楊倞曰字書無尩字蓋當作尩病人禮記曰吾欲暴尩而奚若冶容古文易作野容鄭氏曰妖野容儀陝

輸陝本作陜女子態說文曰前郡陜陷也從女陜聲樂羊子妻本搜神記引刀趨機而言列女傳曰孟子既学而歸孟母方績

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也夫惠學士曰樂羊子之妻之言本此陳文矩妻華陽國志

曰穆姜安衆令程祇妻祇似文舉名以程爲陳未詳孰是有二男華陽國志曰二子淮基前妻四子華陽國志曰四子興敦覲撩

謫除家徭華陽國志曰興等自知失子追謁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常璩述曰穆姜溫仁

化繼爲親並爲良士華陽國志曰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甚孝惟業特爲遷爲南郡太守迎婆娑神何焯曰學齋云曹娥碑云盱能

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婆娑神挨也棟案范書不載碑會稽典錄或別有據也至元嘉元年袁宏紀曰前後長吏莫有紀者註

度尚弟子水經注曰尚外甥部郡子禮尹耀盧熊曰案順帝建康元年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歿賊欲犯之列女後傳曰黃巾賊陳寶欲干穢之乃殯葬之列女後傳曰廉府君閭梁高行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爲冢於嘉興郭里墟北名曰義婦坂盧熊曰廉府君卽廉豹永興二年吳郡太守年六十餘卒蔡邕馬氏靈表曰春秋六十有三卒于光和七年父爲同縣人所殺何焯案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字娥親父曰趙安讎曰李壽生一男案皇甫謐列女傳男名玉也不知何氏女也何焯曰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盛裝飾荀氏家傳曰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時人傷焉王符潛夫論曰貞潔寡婦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値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聘幣則强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丧軀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縊與强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爲衆强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復修本志欲縊吞藥也犍爲盛道妻華陽國志曰資中人終身不娶焉華陽國志曰道雖任宦當世痛感終不更娶翔亦不仕常璩述曰媛姜匹婦勉夫濟子投命圖國義踰國士孝女叔先雄孫楠曰叔先複姓也華陽國志雄作絡范書據搜神記作雄傳寫誤也水經注曰絡符人父泥泥一作沉一作江見益部耆舊傳又案華陽國志云先尼和以先爲姓也永建初水經注曰永建元年縣長華陽國志曰縣長趙祉墮湍水水經注曰沒死成湍灘華陽國志作成瑜灘並數歲搜神記曰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貢年三歲以繫兒益部耆舊傳曰以繫兒背搜神記曰乃各作繡

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環預嬰二子遂自投水死水經注二年二月十五日搜神記十二月十五日當共父同出搜神記曰至二十二日與父俱出郪縣表言華陽國志曰太守蕭登高之上尚書遣戶曹掾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帛帛黃氏張貞妻專與絡相類也生

二子蔡玫別傳曰玫在左賢王部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懷風之思作詩言志今所傳十八拍是也蓬首徒行邱光廷曰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襪者謂之徒跣今文姬蓬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巾襪鄭元禮記註曰徒猶空也賜書四千許卷張華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載數車與王粲又邕集巴郡太守謝表曰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尙書章句白虎議奏議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蓋自秦禁挾書漢以來非詔書所賜不敢藏也晉以後猶然

作詩二章何焯曰案董卓傳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在此時也案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奔兗州又欲遯逃山東則未必以家自隨蘇氏以董卓既誅邕乃臨坐不應文姬先罹亂離此詩爲後人作考之不詳也天屬莊子曰林同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恍惚生狂

癡出尋賢傳論衡曰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中外中外卽中表也衡風別碑曰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十七帖云與足下中表王宏撰注曰姻姑之子新人謂董祀也兜離兜離卽侏離也南蠻傳曰語言侏離古音兜侏通東都賦曰佅抹兜離李善曰毛萇詩傳西夷之樂曰朱離胡笳節劉傳作餞端操楚辭曰內唯省以端採女戒曰正色端操

後漢書補注卷二十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夫餘 挹婁 高句驪 句驪 東沃沮 濊

韓 倭

夷者柢也風俗通作觝 柢地風俗通曰萬物觝觸地而出 君子不死之國括地圖曰君子民好讓故爲君子國說文曰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孔子欲居九夷論語疏曰九夷一曰元菟樂浪高驪滿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

命徐偃王主之竹書紀年曰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 得驥騄之乘竹書紀年曰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 令伐徐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三年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楚文王楚文王春秋時人不應與穆王同時竹書祇云楚子楚不應穆王時僭稱王也是以譙周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去周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蓋疑此事非實也

王命虢仲竹書紀年曰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四夷交侵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使驛

劉攽曰合作使譯何焯曰案西域傳論云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絶于時月則西域都護所領者亦有郵驛但不可以該四夷使驛當如前書從譯耳本穢地司馬貞曰穢紆廢反索離魏略搜神記皆作槀離掩淲水北史作掩滯水東明乘之得度魏略曰魚鼈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度以臘月祭天何焯曰臘月魏志作殷正月又言在國衣尚白蓋其善者皆箕子之遺化也公孫域東觀記魏志公孫度傳皆作琙青石爲鏃肅愼國記曰石山在國東北取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鐵消奴部消魏志作涓優台使者魏志使者上有丞字帛衣魏志作皂侯騶魏志作騶前書作騶注華麗縣屬樂浪案後漢省馮煥何焯曰本紀作馮焕蔡諷魏志北史作風焚城郭魏志曰焚燒候城入遼隧候城屬元菟郡龍華湛縣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見魏志瑞孫楓曰龍姓瑞舉稱言之後秋本紀曰冬十二月仇台台一作治殺帶方令蔡邕集曰李桓之季年鮮卑入寇鈔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嫚子百國逆謀並發三垂騷然其地東西夾南北長魏志曰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徙郡于高句驪西北魏志曰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東部都尉前志曰東部都尉治不而縣魏志作不耐城遂爲使者何焯曰以魏志參校衍遂字朝鮮侯準魏略曰準朝鮮王否之子漢初大亂魏略曰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自王朝鮮衛滿以前往魏略曰滿詐準將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遂還攻準也右渠顏籀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南

閭等 顧櫰曰南閭者薉君之名 四部 前志作四郡 遂棄領東地 不而華麗沃沮諸縣也 作錦布 魏志錦作綿衍布字

又多文豹 博物志曰海出班魚皮陸出文豹管子揆度篇曰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甲篇曰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毦服而以爲幣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爾雅太府曰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曰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 果下馬 劉逵魏都賦注曰漢時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 弁辰 魏志作弁韓 草履 魏志曰足履革蹻蹋 蹋地爲節 魏志曰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 樊祇 魏志作樊濊 自立爲韓王 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倭 前書地理志曰樂浪海中有倭人如淳曰如墨委面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師古曰如淳云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 使驛 魏志作譯

邪馬臺國 魏志臺作壹 注邪摩推 案北史推當作堆 東冶之東 東冶後改名侯官 建武中元二年 洪適曰成都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案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是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據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傳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于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攷耳 唯有男子一人 北史曰有二男子給王飲食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南蠻　巴郡南郡蠻　板楯蠻

西南夷　夜郎　滇王　哀牢夷　邛都夷　莋都夷　冉駹夷

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購黃金千鎰杜佑曰范蔚宗蠻夷傳皆怪誕不經案黃金周以前爲斤秦以二十兩爲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末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實自周命氏蔚宗皆以爲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姎徒爾雅曰卬我也郭璞曰卬猶姎也語之轉耳

莊王初立事在左傳文十六年將兵至臨沅舊注曰今武陵郡武縣卽漢臨沅縣也謁者宗均卽宋均也辨見均本傳

漊中蠻舊注曰漊水出今澧陽郡漊音縷史炤釋文曰漊力主反羈縻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取妻

美則讓其兄淮南子以爲[illegible]稽幾之事故重譯而朝鄭元注曰欲其轉相曉也注別風淮雨今尚書大傳作別風淮雨鄭元曰淮暴雨之名也劉勰曰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曰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潤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錫光華陽國志曰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爲交州刺史從交阯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意値所在兵遂起自守更始卽祚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軍封侯祭酒封鹽水飲麊冷杜佑曰麊音麋今承化郡也雒將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銅印青綬朱鳶杜佑曰漢朱鳶今安南府縣四府掾屬胡三省曰大將

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一州盜賊胡三省曰二州荊揚也加有瘴氣胡三省曰瘴之亮反度嶺而南瘴氣甚重炎熱鬱蒸之所生也中之者輒死尹就就後為尚書與中常侍交通弄市見續漢志張喬注見後今日南兵單無穀胡三省曰言孤軍處羌蠻之中又乏糧也頭首胡三省曰頭首謂諸蠻渠帥也祝良良事載龐參傳便道之官謂不過行在所便道之官也義見漢律赤黑二穴世本曰廩君之先故出巫誕落鍾山石穴中有二所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狀乃獨中之世本曰乃往發呼躍穴屋以劍不能著獨廩君劍著而懸于穴屋各乘土船世本曰以土為船雕文畫之注荊州圖曰副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荊州圖副曰夷陵縣云云乙曰副字從陵字注陰石常濕陽石常燥燥一作場盛宏之荊州記曰旱則鞭陰石應時雨下則鞭陽石俄而晴但鞭者不壽復不得稱名人頗憚之注夷水巴郡魚復縣依御覽云夷水別出巴郡魚復縣徼別出二字積十餘日世本曰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思其便思當作伺水經注云廩君因伺便也注宜將去世本曰弗宜將去去猶藏也言弗宜藏而不娶也君乎夷城錄異記曰靈神死廩君復乘土船下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靳彊孫愐曰靳姓楚有大夫靳尚居欣切注巴夷廖仲華陽國志曰巴夷朐忍廖仲藥何射虎秦昭等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殺羣虎大吼而死倓錢

字書皆作駭三秦龔注曰今中秦川羅朴孫盛蜀譜曰朴音浮不輸租賦風俗通曰巴有賨人剽勇高祖爲漢王時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賨人定三秦封目爲閬中慈鳬鄉侯并復除目所發賨人盧朴沓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喜歌舞龔注喜音虛記切乃命樂風俗通作樂府遂世世服從華陽國志曰天下既定高祖乃分巴置廣漢郡孝武帝又兩割置犍爲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以恩信降服之華陽國志曰于時宕渠出九穗之禾朐䏰有連理之木程包華陽國志曰包字元道南鄭人漢川華陽國志作漢中近益州郡亂華陽國志曰朱竈以并涼勁卒討之無功李顒顒事詳西南夷傳建和二年華陽國志作建寧帝從其言華陽國志曰曾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選御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檄業包謂與李固駁議同故范史節去也

邛都國宋白續通典曰漢邛都郡唐爲嶲州越嶲縣嶲張守節音髓同師前書華陽國志作桐葉榆韋昭曰桐師邑名顏籀曰葉榆澤名後以爲號冄駹顏籀音尨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史記漢書華陽國志皆云楚威王時使將莊蹻也地多雨潦華陽國志曰郡上值天井故多雨潦並加褒賞華陽國志曰闕世祖在河北乃使來貢世祖嘉之號爲義郎尹珍華陽國志曰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王愔文字志載珍善書見法書要錄武帝平之華陽國志曰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郡治滇池文齊華陽國志曰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末以城門校尉爲犍爲屬國都尉遷益州太守也遣使自聞華陽國志曰齊遣使由交

並貢獻河北立廟祀之華陽國志曰齊子純有令德為北海太守繁勝孫愐曰繁姓也左傳殷人七族有繁氏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音婆王

追宋衷漢書及華陽國志皆云王阜東觀記曰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第五倫察舉孝廉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于學官阜使五官掾沙叠為張雅樂擊磬鸞鳥舉足垂翼懿聲而舞翔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遷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之吏民不敢犯法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大將軍竇憲貪濫漸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錢阜疑有姦詐以狀上憲追奴騶帳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馬謝承書曰阜幼好經學從宋定受韓詩年十七經學大就聲聞鄉里常璩述曰世公賦政祥瑞來同范史不為世公立傳僅一見于西南夷傳章懷又略而不注傳寫既久訛阜為追遂使學者不知有世公名字是可慨也

雍陟趙明雍觀碑曰陟先為朐忍令高祖父寶字伯著九江太守父翌字仍極右校令風俗通曰雍姓文王子雍伯之後孫愐曰雍於用切朱

龜幽州刺史朱龜碑曰龜字伯靈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之元子也時益州蠻夷侵叛遂墜梁山野為害川其朝廷以君文能綏武不缺御史中丞討彼亂寇李顒華陽國志曰顒字子巾郪江人

景毅華陽國志曰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孝廉司徒舉治劇為沇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樂化民久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

沙壺壺華陽國志作壺水經注作豪背龍背一作陪因名子曰九隆華陽國志曰沙壺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

賢栗華陽國志作𠪚栗箄船水經注作萊船鹿茤水經注作鹿崩柳貌華陽國志作抑狼案袁宏傳柳貌生𠪚栗則𠪚栗子當為抑狼也

始通博南山追敘孝武時事也見華陽國志績以為布華陽國志曰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汙俗

名曰桐花布注廣雅此版志之訛有神鹿兩頭華陽國志曰在黙蒼山也鄭純華陽國志曰純字長伯郪人也為西部都尉處
地金銀琥珀犀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為永昌郡以純為太守常璩述曰長伯撫遐聲
暢中幾析虎命邦緯有餘徽也十年卒官鍾岏晉吏傳曰純為永昌太守清廉獨絕及卒列畫東觀也攻越嶲唐城續書天文志曰
攻嶲唐城行越守卽大秦也胡三省曰參大秦即武帝時黎軒國今謂之拂菻枚根顏籀曰枚根太守之姪名亦作枚根風俗通曰漢有越嶲
太守枚根也長貴案前書西南夷傳及袁宏記乃任貴也岑彭傳亦云邛穀王任貴淚長字脫任字下放此張翕華陽國志曰翕字叔陽安漢人為越嶲太守布
衣疏食儉以化民日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將翁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政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者以千數為立祠堂華陽國志曰天
子嘉歎賜錢十萬為立祠堂楊竦華陽國志曰竦字子恭成都人刺史張喬以竦勇猛授從事任平南中先以詔書告示華陽國志曰竦
先以詔書告諭蠻夷乃加誅殺圖畫其像華陽國志曰喬雖州郡贈列畫東觀子端華陽國志曰翕卒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
因予忠家拜越嶲太守迎汙好要端一作瑞馮顥華陽國志曰顥字叔宰郪人也少師事楊仲桓及蜀郡張光超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為謁者威儀濟濟為成都令
邪惡術太守所在著稱為梁冀所不善風州追之隱於作翁瑾刻及刺者說修黃老恬然終日朱輔馮緄傳作酺田恭通鑑作由恭與天意
合惠學士曰合當作會輔坐事免為御史中丞馮緄所奏免官叅通邑君案長張翕冠名有邑長三人邑君三人皆夷酋之稱也

元鼎六年（華陽國志曰四年）六夷（華陽國志曰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峒九種之戎也）反其邑（華陽國志曰冬則避寒入蜀傭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爲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羊羧（羧華陽國志作羖）注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關耳貫匈雕題離邱漆齒（孔晁曰九者西戎之別名關耳貫匈雕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武都（杜佑曰今武都地）同谷郡孔奮（詳奮本傳）緩耳（緩余據子作援即聶耳國也其人兩手聶其耳故曰援耳見海外北經）

西羌列傳第七十七

西羌　羌無弋爰劍　滇良

西羌（風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爲號）姜姓之別（左傳曰晉范宣子親數戎子駒支曰羌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杜預曰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左傳又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曰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者）三危（禹貢三危既宅鄭元曰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岐山相連）河關之西南羌地（杜佑曰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之西南也河關今之安鄉郡其賜支在其西）禹貢所謂析支者也（續漢書曰西羌自賜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即析支也）種類繁熾（郭義恭廣志曰羌與北狄同其人魯鈍饒妻妾多子姓一人生子十或至百人

嫁女得高貲者聘至百犢女披大華氈以爲盛飾一狗皮直數十匹強則分種爲酋豪風俗通曰無君臣上下健者爲豪文穎曰羌胡名大帥爲酋如中國言魁如淳曰酋音酒酋熟書序曰西旅獻獒鄭元曰獒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也病終爲不祥袁宏記曰病終謂之劣又以爲不祥也七年然後來賓竹書紀年曰帝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風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也始加爵命注見東夷傳畎夷入居邠岐之閒竹書紀年曰帝癸三年畎夷入于岐以叛西征犬戎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狄豲邽冀之戎秦紀曰秦孝公西斬戎之豲王徐廣曰豲音九前書匈奴傳曰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豲之戎杜佑曰狄豲並今隴西郡邽冀並今天水郡邽音圭義渠杜佑曰今安紀郡大荔杜佑曰今洛交中部郡驪戎杜佑曰今昭應縣楊拒泉皐杜佑曰今潁川郡至渭陰史記作渭南爰劒搜神記作袁劒古字通三河閒杜佑曰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廣漢杜佑曰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狄道安故杜佑曰今金城郡地鹽池左右杜佑曰今酒泉郡之北千餘里鹽池四十餘人前書曰三十餘人涼州部杜佑曰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置護羌校尉水經注曰湟水東入經戎峽口右合羌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也牛邯邯字孺卿見隗囂傳臨洮杜佑曰今和政郡地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杜佑據東觀記曰徙七千口于三輔案永平元年滇吾餘衆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乃實國馬

武事而范史論仍曰煎當作穀馬文淵從之三輔則仍據東觀記也注詳下

卑湳 李善曰說文云湳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爲姓胡三省曰湳乃感反

劉盱 盱見賈固傳

允吾 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爲龍耆縣

注白石山 應劭曰山在白石縣東

以爲大豪 東觀記曰林欲以爲功效奏言大豪

遂下獄死 東觀記曰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復涼州刺史奏林贓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

勒姐 東觀記曰金城隴西卑湳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胡三省曰勒姐羌居勒姐溪因以爲種名

吳棠 袁宏記作吳裳

郝崇 胡三省案姓譜曰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縣後因氏焉

臨羌 胡三省曰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曰湟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

漢陽 胡三省曰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

索西城 郡國志曰在隴西郡臨洮縣杜佑曰索西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

督烽掾 胡三省曰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

李章 通鑑作季章

河北歸義城 胡三省曰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募人鬭諸羌胡 胡三省曰募人間鬭諸羌使之自鬭也

廬落 胡三省曰廬穹廬落居也

狃伏 爾雅曰狃復也郭璞曰狃伏復爲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爲也張揖雜事作忕音曳云狃忕過度陸德明曰忕又音時設反

遣從事 胡三省曰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有二人也

徙居頗巖谷 事詳鄧訓傳

逢留大河 胡三省曰此大河即黃河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在土榆谷北

渡河 水經注曰于河峽作橋渡兵

劉尙 續漢志曰執金吾劉尙行征西將軍事

趙代 代趙熹子和帝紀作趙世又來歷傳有侍中趙代則是一人

奔人臨

洮南胡三省曰今人臨洮南山也賜支河曲水經注曰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安定杜佑曰安定郡今安定平涼保定郡東境是鍾存水經注曰永平八年迷吾與鍾存東寇杜佑曰鍾存別種羌西海魚鹽胡三省曰西海有允谷鹽池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水經注曰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杜佑曰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今在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立之胡三省曰建立也其後竟復置郡縣也置西海郡在平帝元始四年規固二榆胡三省曰規圖也謀也惠棟案規有二義一訓為有陸賈新語曰魯莊公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韋昭國語注曰規猶有也注龍者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宋白續通典曰鄯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也取縣西龍支堆為名杜佑曰今西平郡縣注今廓州杜佑曰在今寧塞郡先零別種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隴道胡三省曰續漢志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坻之道也執銅鏡胡三省曰銅鏡映日人遙望之以為兵也冀西胡三省曰冀縣之西平襄襄一作壤杜佑曰地在今天水郡西河杜佑曰今西河銀川昌化郡破羌杜佑曰今西平郡湟水縣界臨洮杜佑曰今和政郡和政縣界南部都尉南部都尉治臨洮也鄭勤華陽國志作廑晉灼曰廑古勤字與勤俱死華陽國志曰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河間鄭廑命為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溢入漢中廑州屯褒中虜東攻廑欲戰崇諫不可願固壘待之廑不聽出戰收敗羌與門下史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眾寡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肆殺之功曹程信時居守馳來赴難留寡殯送還舊里爭上徙郡

縣上書求內徙也 羊頭山李吉甫曰山在潞州長子縣東五十六里 杜貢東觀記曰故吏杜習 丁奚城胡三省曰案東觀記丁奚城在北地郡靈州縣 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胡三省曰自太行北至恒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今于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 其擊破之華陽國志曰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擎李容姜濟陳巳胄廉勾距劉旋等二十五人誓志報羌各募壯士預結同死以待羌太守鄭成命信爲五官掾等門下官屬元耀和二年羌復來信等將其士卒力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自是後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及段崇等賜其家穀各千斛擎及王宗原展等家穀各五百斛列畫東觀信字伯義南鄭人故常璩述曰禮高稱名伯毅死義也 皮楊胡三省曰案姓譜皮姓樊仲皮之後又鄭有上卿子皮出子罕之後 還居令居胡三省曰自張掖還令居也 仲光東觀記作种光見段熲傳注袁宏記云扶風太守种暠 杜恢袁宏記云南安太守杜佐 盛包孫愐曰盛氏其先姓奭避元帝諱改姓盛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包案北海乃北地之訛 追尾掩截胡三省曰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遮也 其道自窮胡三省曰言虜之路自窮不能捷出而寇掠也 馮翊北界杜佑曰今馮翊之北洛交以南 坐徵抵罪華陽國志曰中郎將尹就代羌擾動益部有姓彭曰虜來尚可尹將殺我欲還後羌自破退也 封遵武陽侯鄧騭傳作舞陽 三千戶東觀記曰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賁鞶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臧千萬已上鄧騭傳曰尚坐斷盜軍糧 自羌叛十餘年間胡三省曰永初元年羌叛至是年凡十二年 牧苑衛宏漢舊儀曰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中興省

漢陽有牧馬苑川列於郡縣須注鸇鳥縣名屬武威郡鸇音爵段熲傳曰鳥音爵胡三省曰鸇音雀鳥讀曰雀田栽衡曰

鸇鳥縣即鸇在陳在涼州宗漢即宋漢也延光中四遷爲西河太守傳不載爲涼州界也鸇兹鹽池杜佑曰在今上郡銀川之間河濟杜佑曰河

濟通逕然也元元沈氏補遺曰當作元二無妄之災王充論衡曰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案易無妄者易緯之无妄

傳也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阨故云百六之會漢書律歷志曰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

孟康曰易傳也慇謂九戹當作无妄字之誤九戹之說與易无妄同孟康如淳論之詳矣今易之无妄京氏章句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希望馬鄭王肅注易亦云妄猶望

謂無所希望雜卦曰无妄災也是以漢書谷永對策曰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

見懷周易述三郡未復杜佑曰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之人今首復三郡者當爲隴西與武都稱京師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

園陵單外胡三省曰單外言無蔽障選懦史記律書作選蠕音軟司馬貞曰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張解設難胡三省曰張解

者開張其說以爲解設難者鋪設其辭以發難兩河閒胡三省曰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乃上胡三省曰上上奏也復置隴西

南部都尉永初二年種羌以臨洮縣生得南部都尉今三郡既復故復置也劉秉袁宏記作劉衆三君袁宏記作二君掠苑

馬牧師苑之馬也孫光爲舞陽亭侯東觀記順帝紀曰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從西戎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封光爲武陽亭侯

袁宏記漢安元年十二月封也東西羌胡三省曰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罕種羌帝紀作罕

唐羌三年夏帝紀二年夏四月追擊于河陽案兩漢志皆作阿陽傳寫誤也將羌衆胡三省曰將如字領也衛

瑤通鑑瑤作瑤注鸇陰縣名屬安定郡前志鸇陰作鶉陰屬安定後漢屬武威朱白續通典曰會州會寧縣漢鸇陰縣地黃

河西南自蘭州金城縣界流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逕頭十縣北東流即此處多斷盜牢稟胡三省案李賢注曰牢稟食也古者名廩爲牢斷割也減割牢稟而

盜之斷丁管反注無慮猶都凡也此據廣雅顏籀曰無慮大計也大月氏之別闞駰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

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冷徵冷帝紀作伶字當作泠古文伶泠通寇亂隴右杜佑曰今天水郡之西北地宜見捐棄鄧騭

識欲以涼州也或憚其疽食浸淫廣韻也被羽前登晉語曰獻公伐翟柤郤叔虎被羽先升遂破之韋昭曰羽鳥羽繫于背若

今衛將負旣矣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案係段頻語見頻本傳云張奐非也當煎當作煎當作寇馬

文淵徙之三輔段頻傳曰頻上言曰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江統徙戎論曰建武中以馬援領隴

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旣

恃其肥強苦漢人侵之永元之初騎都尉王宏使西域調發羌氐以爲行衛于是群羌奔駭

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

繼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東略趙魏唐突軹關過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其所以

為害尤甚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掖疹爲難濟瘵ン遷延之故故案永平元年馬武破滇吾徙七千口置三輔馬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通典謂援徙七千口于三輔以涉武事而誤當考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西域

伊吾盧地 歐陽忞曰西州伊吾縣本匈奴地曰伊吾盧在敦煌之北大磧之外南去玉門關八百里東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 宜禾都尉 王幼學曰正義曰宜禾本城名在隴西後置縣屬涼州案輿地要覽今瓜州本漢晉昌郡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楝案十三州志曰宜禾縣屬敦煌郡晉昌名郡在後失之前志曰宜禾都尉治敦煌廣至縣崑崙障也 陳睦 袁宏紀作陳穆 閻槃 和帝紀作盤寶憲傳作盤字皆通也 高昌壁 十三州志曰高昌壁故屬敦煌有長谷在東都尉居之李吉甫曰隴右道西州本漢車師國之高昌壁也以其地勢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歐陽忞曰西州前庭縣本漢高昌壘有八城本中國人也

曹宗 通典作曹柴 上書陳三策 袁宏紀曰瑤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弃今親踐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也 蒲類 歐陽忞曰西州蒲昌縣有蒲類海胡人呼為婆悉海 集崑崙塞 袁宏紀曰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也 柳中 胡三省曰柳中在後部金滿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曰唐平高昌以其地為柳中縣李吉甫曰縣西至西州五十里 由此察之

窺一作觀東望扣關望一作向則諸國從矣胡三省曰言從北匈奴也威臨南羌胡三省曰創湟中及南山諸羌不貲之寶毛晃曰貲之爲言量也不貲爲無量可比也貲子斯反河有兩源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謂崑崙者也蔥嶺西河舊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蒲昌海前志曰敦煌郡正西關外有蒲昌海杜佑曰在今交河北庭界中千餘里袁宏紀曰五千里金滿城滿當作蒲北陂河陂前書作波袁宏紀作渡注次下亦同次當作此鄯善且末精絕三國皆見前書拘彌前書曰扜彌今名寧彌勝兵勝音升謂受兵者徐由續漢志作徐白三百九十里前書同東觀記云去于窴三百里隱覈胡三省曰隱度也覈考也實也今可因此罪誅建胡三省曰謂以許死爲建罪也設供具胡三省曰供具宴饗之具也開募于窴令自斬輸僰胡三省曰開于窴國人自斬之路仍募使斬輸僰也皮山水經曰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注曰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懸度郭義恭廣志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谿谷不通引繩而渡故國得其名烏弋山離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子孟康曰師子似虎正黃有顤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前書曰大月氏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其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瓶也役屬條支前書曰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師古曰言如蕃國也居和櫝城前書曰治番兜城番音盤符拔孟康曰桃拔一

名符拔似鹿長尾郭義恭廣志曰符拔似麟旦皮有紋巾中可以辟惡也 安息雀 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膺身蹄都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如今之駝鳥也 乃通大秦 辛氏三秦記曰大秦國隔海心無憂海遇善風二十日得過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一旬心若憂患遠離三春

犂鞬 魏略作犂靬案此即前漢犂靬國也靬杜佑音居言反 會議國事 魏略曰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 長大平正 辛氏三秦記曰土人質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 琉璃 魏略曰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 織成金縷罽 說文曰罽西胡毳布也從系罽聲

又有細布 魏略曰名曰海西布 蘇合 郭義恭廣志曰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人采之笮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為蘇合非自然一種也 安敦 袁宏紀作安都 或云 前書曰安息長老傳聞也 二百餘日 前書曰近百餘日 飛橋 何焯曰魏志注載魏略云飛橋長二百三千里 遂遷于大夏 前書曰乃遣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都斋 都斋前書作高附 翖侯 杜佑曰翖即翕字許及反 漢書以為五翖侯數 言以高附為五翖侯之數也 遂以成俗 袁宏紀曰本傳稱西域郭俗造浮屠本佛道故大國之衆內數萬小國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內屬之後漢之奸猾與無行好利者咩守其中至東京時詐謀滋生轉相吞滅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標案本傳謂東觀記西域傳也

好毾㲪 服虔通俗文曰白毾㲪細者謂之毾毲說文曰毾㲪毲毾皆種毳之屬蓋方言也毾从毛易聲㲪从毛登聲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 世傳以下范氏撰述所聞非班勇之文也牟子曰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

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于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奄蔡國胡廣漢官
解詁曰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裴遵世系曰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陽吉平侯茂之先也爲其季父和
得所射殺案郃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德弒父篡立孟佗佗字伯郎見宦者傳戊已司馬曹寬案郃陽令曹全
碑載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事與此同又全爲渝麋相夙之子秀水朱錫鬯言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眞當以碑爲正楨中城班超傳曰疏勒王遵據損中胡
三省曰即楨中城也朝廷亦不能禁曹全碑曰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與此異尉頭溫宿姑墨龜茲四國皆見
前書居南河城前書曰治員渠城袁宏紀作河南李延壽曰在車師南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案班超傳曰其
國有葦橋之險危須尉黎山國危須尉黎二國名見前書縣蠻夷邸前書陳湯傳曰延壽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
槀街蠻夷邸間棟案西京于槀街東京蓋于銅駝街也顏師古曰邸若今鴻臚客館也東且彌國前書曰治天山東兌虛谷車師前王杜佑曰前
王國一曰前部居務塗谷杜佑曰即金蒲城今北庭蒲類縣也震懾懾杜佑音之涉反尉卑大通鑑作尉卑大下同棟案通鑑
異字大要本袁宏紀也殺部司馬王厚之本作後部司馬敦煌行事案漢印章圖譜有立義行事蓋當時所立官名也上立
胡三省曰上奏而立之安帝延光四年班勇斬後部王軍就其質子在敦煌質子質音致開信胡三省曰開以丹青之信更立阿羅多

為王蔡邕太尉橋元碑曰公拜涼州刺史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王卑君侯不勤干戈掃穢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為美談傳挩閣詳而不及元又不言卑君為侯者畧之也仍將將如字身熱首痛宋膺異物志曰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措置也言置誕論疑說而導俗于善則通于大道矣棟按先大夫學士君嘗欲刪釋藏數千卷除其誕論之語為佛說數卷而未果識者惜之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南匈奴

醢單于比比烏珠留單于長子前書名左賢胡次當為單于為烏絫單于所廢為左賢王故不得立而立烏珠留弟輿也今後書名比或別有據烏珠留烏珠留單于名囊知牙斯也季父單于輿輿呼韓邪單于第五閼氏子注仍樓且王盧芳傳曰無樓且渠王且渠匈奴官號也落渠字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吳氏補遺曰案前書颯與陳遵往使在更始二年冬是歲光武方為蕭王傳文誤也對使者辭語悖慢注前書更始二年云云吳氏補遺曰紀當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按此年使者自是韓說不當引遵颯事為韓注文誤注蠡音離韋昭曰蠡音如麗反有兩音昭君字

嬙蔡邕琴操曰齊國王嬙女也與傳異乃請掖庭令求行琴操曰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修飾善粧盛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宮欲至單于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言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粗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住王懟曰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求朝非單于求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龍祠崔浩曰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龍一作龍漸將王胡三省曰漸當作漸詳見下西部塞胡三省曰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

文馬注杜預云云此注本王肅據案周書王會曰犬戎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邱光庭謂文馬馬毛色有文采者此說得之

三龍祠東觀記曰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鬬橐駝以爲樂事且渠史記作且居顏師古曰令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呼衍氏顏籀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徙居西河美稷何焯曰前書屬國都尉治美稷則其地本有降胡故因而處之入其數胡三省曰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合市胡三省曰合市與漢和合爲市也令必有適胡三省曰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先祖舊約胡三省曰謂呼韓邪舊約也一矢四發惠學士曰前書弓一張矢四發此云一矢四發誤也當云一弓四發裁賜胡三省曰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涿邪山注見祭彤傳訾大人訾子斯反稽留斯等胡三省曰稽留斯等蓋居三木樓山也令漢家長無北念胡三省曰謂北部既滅南部保塞則漢家無復北顧以爲念也故胡新降精兵胡三省曰故胡南部舊衆也新

降新從北部衆降者太后以示耿秉胡三省曰以南單于欲示之也匈奴河水前書匈奴列傳曰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去令居千里二劉皆以爲衍奴字蓋據趙破奴傳止作匈河也初在塞外胡三省曰在塞外謂先屬北部時與龍會議事胡三省曰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是時南單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爲龍庭之單于庭胡三省曰之往也其平罪誅胡三省曰相與平處其罪當誅則誅之安集掾胡三省曰使匈奴中郎將置掾隨事爲員安集掾以安集匈奴爲稱也光武在河北亦置安集掾郅亭論衡曰郅亭爲長吏麗郡國積射續漢志曰八郡跡射牧師城胡三省曰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當在西河美稷縣界大城塞胡三省曰大城縣屬西河郡郡國志屬朔方郡龐雄華陽國志曰雄字直孟宕渠人官至大鴻臚弟拔立凡單于立皆載號諡下云烏稽侯尸逐鞮單于乃拔號諡也弟拔立已下當接此文今錯出於變復見以下十五字未知所屬當衍此誤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何焯曰此黎鮮卑故屯中山北界注誤胡三省曰予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部聲援耳句龍王句胡三省音古侯反中郎將梁並胡三省曰此護匈奴中郎將也龜坐下獄死死通鑑作免是也案龜本傳亦作免宜示反悔胡三省曰反音幡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部抑鞮鞮丁奚反乃徙西河治離石胡三省曰離石在郡南五百九十里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于離石穀城胡三省曰穀城蓋即西河郡之穀羅縣城通天山胡三省曰通天山蓋即土軍縣之石樓山以其高絕故曰通天馬寔謝承書曰寔字伯騫勸結英雄所欲發擾負笈

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届暢門投刺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寔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子路往而不反哭之以爲死友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攜引與入樊談畢講人見毋飲食定好而別寔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兒碑瓦之姿托爲丈夫當遇明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袁宏紀曰寔扶風茂陵人耆誦經書夜習弓兵舉孝廉補尙書郎西羌之難暢薦寔于執事由是爲匈奴中郎將

上立左谷蠡王 袁宏紀曰左谷蠡王都紺 注張奐上言 案袁宏紀奐上書在元康元年四月也 春秋大居正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何休曰修法守正計之要者居章見一心向化所謂居正也君子大居正不當舉之也注失之 呼徵 袁宏紀作呼濵 羌渠 袁宏紀作羌深 平城 平城縣屬鴈門郡元曰縣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 侵佚 佚謂佚宕也范甯曰佚猶更也 猛夫扞將 武官馬武之徒 天公 李賢學曰天公非天子猶太公耳 注老秃翁 王楙曰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烏桓　鮮卑

穹廬 前書匈奴列傳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悍塞 魏志作悍驚 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 續漢書曰以父名字爲姓 送牛馬羊畜 魏書曰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 東牆 郭義恭廣志曰東牆子色青黑似蓬草粒如葵

子十一月熟出京并烏丸地河西語曰貸我東牆償我自梁也稯子說文曰穄糜也从禾祭聲又云穄穄也是一物魏書作葵子以別四節魏書曰以
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候屬累爾雅釋言曰諉累也郭璞曰以事相屬累為諉以贖死魏書曰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
死命乃止五阮關說文曰阮代郡五阮關也案關在代郡廣昌縣高勝曰門陽原也如淳曰阮音近捲反師古音其遠反郝旦等魏書曰郝且等九千餘人
詣闕朝貢東觀記作朝賀布于緣邊諸郡魏書曰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
上谷甯城上谷甯縣之城也魏土地記曰在大甯西二十里戎朱廆續漢書及魏書朱作未總攝王郡衆魏書曰總
攝三王部衆皆以單于印綬事詳王粲英雄記見魏志注閻柔柔亦見公孫瓚傳以柔為校尉案公孫瓚
傳柔拜烏桓校尉封關內侯也建安十二年魏書十一年柳城劉昫曰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為烏桓所據案昌黎後漢遼東屬國
都尉所治也鮮卑山應奉曰秦築長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以為名隋圖經曰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角端牛說文曰角觽狀如豕角善
為弓出胡多休國陸璣毛詩疏曰李陵會以此弓遺蘇武郭璞注爾雅曰角觽似豬角在鼻上左伊育訾部祭肜傳訾作秩三十年袁宏紀作
三十一年歆志賁魏書作欽肥如續漢志曰屬遼西郡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于此故曰肥如兵馬掾胡三省曰緣邊郡皆有兵
馬掾掌兵焉赤車參駕胡三省曰赤車者幟實衡軛皆赤參駕者駕三馬扶黎營注縣屬遼東屬國

胡三省曰案兩漢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扶黎縣未知袁宏所據何書檢續後漢遼東屬國無慮縣即扶黎也遼東有無慮縣屬國不應重出扶黎誤為無慮聲之轉也遼東屬國縣名多誤字如以昌黎為昌遼文黎為天遼賓從為賓徒之類皆宋以後人傳寫之訛也烏倫其至鞬史炤釋文曰烏倫其至鞬鮮卑種名胡氏誤曰烏倫其至鞬乃鮮卑種帥二人之名非種名也移屯遼東無慮城鮮卑寇屬國乃移屯無慮明屬國無無慮縣也異部大人魏書曰異部大人卜賁邑彈汗山汗通鑑作汗歠仇水歠昌悅反東西萬四千餘里魏書又曰南北七千餘里各置大人主領之魏書曰東部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西部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

夏育袁宏紀曰育下邳淮浦人以忠進稱所歷皆有名迹二十餘發二蔡邕集作三乃請中常侍王甫蔡邕集曰行賄王甫湯伐鬼方湯當依集作易財富充實蔡邕集作財賦皆為賊有蔡邕集曰善金良鐵出者莫察謂閒闌出物也以齊民易醜虜袁宏紀曰育欲以齊民易醜虜射乾沒以為功也又當動兵集當作議死皆十七八續漢志曰是時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郡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烏集秦水魏書作烏侯秦水倭魏書作汗人據謂汗當作汙與倭同音魏志曰倭人好捕魚鰒水無淺深皆沈沒取之以助糧食魏書曰至今烏侯秦水上有汙人數百戶

後漢書補注卷二十